

沈红叶为救祝五一头上挨了一棍

社会小说

海岩 金凌云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中都时报年轻的发行员祝五一单纯莽撞,一次偶然的机缘,他“劝降”了一个劫持人质的歹徒。这只是一个误会,却使他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被聘为记者。在社会部主任萧原的安排引导下,祝五一逐步学会了在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辨别真假。与此同时,他与女人质沈红叶在相互伤害又互证清白的过程中滋生了爱情;然而,另一段感情也在隐秘萌发……

[上期回顾]

祝五一将他在力健公司调查的内幕偷偷汇报给萧原,萧原让方舟他们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力健公司涉嫌违法经营,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内幕。

夜色已深,走廊里很安静。祝五一和韩振东又从宿舍里溜出来。他们悄悄来到一个房间的门口,房间门牌上写着“总裁办公室”几个字。韩振东又把身份证掏了出来。咔嗒一声,门被打开了,祝五一和韩振东走进来,打开手电,四下巡看。

老板桌上除了电脑,还堆放着许多文件,一个桌角上摆放着一只小小的石龟。韩振东拿起石龟,摆弄一下,用手电筒照着它:“老六,你看它像不像你?”祝五一瞪他一眼:“别闹了,快找吧。”韩振东放下石龟,开始寻找。桌面上没有,抽屉拉不开。他说:“撬开吧。”祝五一问:“拿什么撬?”韩振东没找到工具:“算了,先看看别的地方吧。”

他们来到书柜前继续寻找,书柜里也没有。韩振东伸手在柜子里摸索着,祝五一回到办公桌前查找。他找了一阵,忽然低声说道:“韩振东,你看!”韩振东看到祝五一手里拿着两个本子。他举起手电,照见的正是花名册和账本。韩振东惊喜地问:“在哪儿找的?”“他搁电脑键盘下面了,我无意中发现的。”“他怎么搁那儿啊,真是想不到。”

祝五一把账本和花名册藏在衣服里。韩振东说:“只要拿到这两样东西,就铁定证明他们是非法传销啦。明天咱们把东西往公安局一交,就大功告成啦。”

第二天早晨,杜总发现组织图花名册和账本都不见了,疯狂的搜索立即在公司内部全面铺开。与此同时,沈红叶在一个僻静的街口,将证据交到了萧原手里……

警察迅速包围了力健公司……

一片混乱中,杜总和郭经理钻进了厕所。他们打开窗户,狼狈地钻了出去。紧接着,祝五一追进了厕

所,他从打开的窗户向下看去,看到杜总和郭经理正顺着下水管道爬到地面。就在他们几乎逃脱之际,祝五一忽然从高处凌空跃下,向立足未稳的他们扑了过去。扭打中,祝五一渐渐寡不敌众,倒在地上,被杜总和郭经理凶狠踢打。

刚刚赶到力健公司门口的萧原还没把汽车停稳,沈红叶就跳下车,向祝五一跑去。她试图拉开穷凶极恶的杜总和郭经理,却被他们轻易甩开了。杜总从地上捡来一根木棍,击向祝五一头部,沈红叶扑过去,木棍落在她的头上。沈红叶应声倒下。祝五一奋力打倒杜总,转身去救沈红叶。郭经理捡起木棍,还想从背后下狠手,被随后赶到的萧原和刘成合力制服。

沈红叶昏迷不醒,血漫前额。祝五一抱起她向大街上跑去。方舟见状返身上车,开动汽车追了上去。她帮祝五一将沈红叶抱进汽车,沈红叶脖子上的月亮石,瞬间闪入她的眼帘。汽车全速向医院驶去……

祝五一因在暗访行动中表现出色,报社表彰了他,并为他恢复了名誉。周社长得知救祝五一的沈红叶就是当初为了给母亲筹款而充当人质的女子,遂同意登报为沈母的手术费募捐。

中都时报一篇标题为《一桩“劫持案”的真实动机》的整版文章,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关注。来为沈红叶母亲捐款的人络绎不绝,共募得捐款十六万四千二百三十七块。方守道的大道公司捐了8万元。方守道生日这天,方家高朋满座,沈红叶也前往祝寿,向方守道表达感激。祝槿玉对浓妆的沈红叶看不入眼,一心想撮合继女方舟与祝五一……

一天夜里,七间房的钉子户李

树望家受到了礼花弹的袭击。他认定是开发商大道公司所为,到报社投诉大道公司……

从方舟口中得知李树望家遭袭后,方守道颇感意外:“知道谁干的吗?”方舟说:“会不会是光磊手下那个工头派人干的?”

“莫长山?”方守道拨通何光磊的电话,少顷,他放下电话,对方舟说,“光磊说,莫长山回老家了,这几天不在中都,所以不大可能是他派人干的。”

方舟问:“那会是谁干的呢?”

“我听说这个李树望在七间房一贯横行霸道,树敌不少,也许是得罪过的某个人干的吧。”

方舟疑惑未解,方守道忽然说:“这件事既然算是新闻,你们报纸报道它,当然无可厚非。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报道,而在于能不能客观公正地报道。媒体同情弱势群体是没错的,但如果只报一面之词,只看谁是弱势一方就帮谁呐喊,这难道就是匡扶了正义和公正吗?”

方舟说:“爸,这个您不用担心,就算记者写的稿子有问题,还有编辑把关。编辑如果把关不严,还有萧主任呢。萧主任的专业精神应该没问题的。”

关于如何报道这件事,韩振东与王长庆在报社里发生了争论。

王长庆说:“你仅凭李树望的主观怀疑,就点出大道公司的名字,这对人家企业的声誉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恐怕不妥吧。”韩振东说:“李树望家挨炸了,他连怀疑一下都不允许吗?”“新闻报道讲的是怀疑,讲的是事实。”“我怎么没讲事实?李树望家被人袭击了,这是事实吧?李树望不愿意搬,所以得罪了大道公司,这也是事实吧?”

“这些事实之间根本看不出必然的因果关系,怎么就得出礼花弹是大道公司扔的这个结论呢?小韩,咱们是主流媒体,不能像小报似的专登道听途说。至少你得去采访一下大道公司,看看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吧。”

“你的意思是去问他们,然后他们老老实实交代,对对对,就是我们干的,我们知道错了,麻烦你们报道一下,然后这稿子就可以发了吗?老王,你觉得他们会这么傻吗?”

王长庆愤而语塞:“你……不行,我不跟你计较。总之,如果你没有证据,李树望就是无理取闹。这条稿子就不应该发。”

韩振东缓和语气:“老王啊,其实我跟你的心情一样。我也希望他早点搬走,项目早点开工。我跟丽丽都好了三年了,她一直不同意结婚,就是因为这房子。所以说急,我比你更急……”

“咱们说稿子的事,别扯到个人利益上去。我跟你谈的是新闻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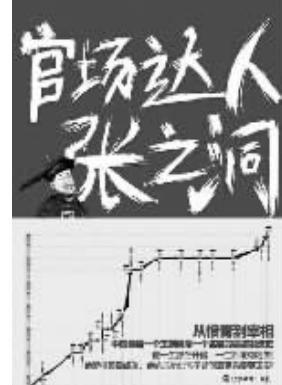
“那咱们就谈新闻原则。老王,我觉得咱们做新闻,这稿子发还是不发,”韩振东指了指脑袋,“要用这儿判断。”又指了指屁股,“不能用这儿判断。”

王长庆恼怒地问:“你什么意思?”韩振东说:“你是七间房的拆迁户,你希望早日回迁,对吧?所以,钉子户不搬碍你的事了,对吧?你一屁股坐到开发商的立场上去了,对吧?人就是这样,屁股决定脑袋。我也是拆迁户,但我认为,做新闻还是要有个公正的态度。”

王长庆懒得辩解:“随你怎么说。小韩,我告诉你,如果你想发这条稿子,就要写有证据的事!当事人自己的一面之词,全都要删!”

张之洞用一道奏折成功讨好了慈禧

历史名人

梁纪锋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张之洞——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被迫成为愤青,又从愤青的道路上走向正途。在他四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张之洞的为官之道可圈可点:他激进刚正,却审时度势,圆滑机智;他铁腕执政,却左右逢源,上下通融;他为官清正,却公私兼顾,浑然天成……秉承这种复杂、高深的为官之道,张之洞在大清帝国摇摇欲坠的动荡岁月,竟毫发无损,步步为营,屡获升迁,最终呼风唤雨,权倾天下,青史留名。他是晚清当之无愧的官场达人!

[上期回顾]

张之洞在清流党中深受李鸿藻器重,很快成为里面的一哥。但张之洞除了获取一些名气外,官位一直没有得到升迁。直到妻子王氏去世后,他才得到提拔。

张之洞升官了,慈禧却遇到了麻烦。麻烦来自同治皇帝的继嗣问题。四年前,她强暴祖宗家法拥立载湉为帝时,引起了朝臣们的强烈抗议。为了平息朝臣们的不满情绪,她提出让光绪生的儿子继承同治皇帝位。这显然是她的缓兵之计,但朝臣们一直在紧盯着这件事,并经常敦促她兑现此事。

四年过去了,光绪皇帝才八岁,他倒是想生个儿子,可他根本生不出来。因此,这件事慈禧一直没能兑现。慈禧没兑现这事有充分的理由,但有些朝臣却等不及了。其中一个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他见同事们言谈都不好使,竟然决定走极端:死谏!

这年三月,慈禧领着光绪小皇帝,在清东陵为同治皇帝和他的皇后举行大葬典礼,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都随行送葬,吴可读也在其中。吴可读是一个正六品的低级官员,他是没有资格随行送葬的,但这位老兄铁心死谏,于是找到主管领导好说歹说,最终被破例批准。

葬礼举行完毕,慈禧便率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返京,唯独不见吴可读。他去了哪里呢?原来,他一直猫在队伍的最后面,趁人不备溜到蓟州(今天津蓟县)三义庙服毒自杀了。

自杀之前,他写了这样一封遗书:“请求两宫皇太后明降懿旨,为同治皇帝立嗣。两百多年来,大清皇位都是以父传子,这是万世不变的规矩。按照规矩,结合现实,你们应立同治帝的侄子为帝,可你们偏立咸丰皇帝的侄子为帝。你们立光绪不是来继承同治皇帝位的,而是来继承你们丈夫咸丰皇帝位的,这是不合规矩的,这对同治极不公平!朝臣们对此极为不满,可你们却坚持己见,太不把祖宗家法和朝臣们的

意见当回事了。你们立了光绪也就算了,但你们不能不给同治立嗣。现在,我要抗议,我要以自杀的方式,请求你们尽快给同治立嗣。光绪是没有儿子,但你们要在同治的侄子中找一个,尽快找一个!否则,死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吴可读的这封遗书曝光后,震惊了朝野,也成了当时的重磅新闻。因为吴可读赤裸裸地揭露了慈禧的野心和隐私,让她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慈禧很恼火,甚至无地自容,但她没像某些领导似的身不正嘴还硬,凡事只要不利于自己,都要站出来辟谣。她觉得四年前的那件事,地球人都知道,如果刻意辟谣,事情会越描越黑,那样的话,她就会被动地陷入舆论的旋涡。

慈禧是明智的,随后她的做法也是很聪明的,因为吴可读死谏的事情,毕竟事关帝国继承的大事。

于是,她把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召集起来,开会讨论这事究竟该怎么办。开会之前,她特别强调:“吴可读死谏的事情,我在四年前就已提出过解决方案,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可他偏要死,我也没办法。”慈禧这么说,就是在向王公大臣们暗示: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该怎么办就不该怎么办,究竟该怎么办你们看着办。

王公大臣们都知道慈禧的心思,但这件事情已被炒得沸沸扬扬,如果参议失当,势必会引起骚乱,也会引火烧身,所以他们都不敢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他们往往言不由衷,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处理意见。

这种情况显然对慈禧不利,她必须快刀斩乱麻。四月的一天,就在慈禧无计可施、气急败坏的时候,一

道非常给力的奏折让她眼前一亮,大喜过望,如释重负。那道奏折这样写道:“请太后明降懿旨,光绪皇帝生了儿子后,就要作为同治皇帝的嗣子。慈禧太后的所作所为,既是两宫太后的意思,也是皇帝本人的意思,两宫太后和皇帝是一家人,既然他们的意见都一致,那么他们的意见就合乎祖宗家法,合乎臣民心意,大家就不要再起哄啦。继位和继嗣其实都是那么回事,都是皇家的事,皇家爱咋的就咋的……可吴可读偏要死谏,他这是脱裤子放屁,他死得毫无意义。作为官员,上书言事时,要多提一些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事情,不要老整那些蛋疼的提案,也不要揪着那些既定的事情不放,简直是吹毛求疵!”

这道奏折真的非常给力,既强有力地替慈禧作了辩解,也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和切身利益,慈禧看过之后,眼睛为之一亮,心头为之一震,然后被感动得掩面而泣:这道奏折写得太好了,太给力了,事情可以解决了!

随后,她一看奏折落款,禁不住尖叫:“又是那个张之洞啊!该死,我差点把他忘了!”

慈禧在心底感激了一番张之洞后,就根据张之洞的这道奏折,理直气壮地发布了一道懿旨:“今后,在光绪皇帝所生的儿子中,谁继承皇帝位,谁就是同治皇帝的儿子!”慈禧的意思是说,此事就这样了,今后这事谁也不要再议了!这道懿旨发布后,朝臣们真的不敢再提此事了,而慈禧则安然地坐在太后的位子上继续呼风唤雨。

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但这一切也有赖于张之洞。张之洞成功而出色地讨好了慈禧,他必将一本万利。张之洞在讨好慈禧的同时,也讨好了醇亲王。因为吴可读在遗书中明

确要求慈禧现在就要为同治皇帝立嗣。如果真要现在就立嗣,那皇位继承者肯定就不是光绪皇帝的儿子了。如果不是光绪皇帝的儿子继承皇位,那醇亲王可就亏大了。因此,张之洞上的这道奏折,既维护了慈禧的地位,又保障了光绪皇帝和醇亲王一家人的利益,他当然讨好了醇亲王。

醇亲王记住了张之洞的好。五年后,当他出山接替恭亲王执掌军机大权时,他和他领导的那帮军机大臣就成了张之洞强有力的靠山。他们这帮人政见相同,互相倚重,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权阵营,在晚清政坛上独占鳌头,独领风骚。

至此,张之洞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成功地为自己织就了一张关系大网。他上有慈禧、醇亲王、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中有清流党那帮哥儿们,下有数百门生。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利用这层关系大网,稳定晋升,轻松做官,从而成为晚清官场达人!

成功讨好慈禧后,张之洞不再郁闷了,因为慈禧肯定会报答他,他早晚会出人头地。短期内,他也不必再想如何讨好慈禧这件事了,因为讨好领导实在有违言官职业操守,还会让人说三道四。果然,吴可读死谏案平定后,就有人说他趋炎附势,讨好慈禧,是个马屁精。这样的议论很正常,张之洞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官场是那么难混,升迁又是那么缓慢,他不想办法改变一下,能有出头之日吗?

讨好慈禧这事,做了就做了,不必后悔,也不必多想。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为自己正名,证明自己是一个恪尽职守、正义凛然、不畏权势的言官,要以正面形象示人。怎样才能证明自己呢?张之洞盯上了一件大事——东乡惨案。